

看來

火 侯

劉 署 未

列



二岡  
画

刘二刚著

今天且不与你論短長  
二岡 訓



且想且文且

筆不動

五九二年三月

三十二日草擬於京師  
劉二刚書之

董其昌  
五九二年六月十七日

書商京將軍  
五下後雨初晴  
二岡



弄墨丛书  
丛书主编 周翼南

I217.2  
301

# 且文且想且画

刘二刚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且文且想且画 / 刘二刚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4  
ISBN 7-5394-1087-6  
(弄墨丛书)

I . 且…  
II . 刘…  
III . 刘二刚 — 文集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5014号

**弄墨丛书 · 且文且想且画** ⑥刘二刚著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武昌黄鹂路75号

**电    话：**(027)86787105

**邮政编码：**430077

**h t t p:** //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印    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5.75印张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94-1087-6/I · 47

**定    价：**15.00元

编一套丛书，不甚难。难的是给丛书取名。我和编书的同仁思之再三，用了“弄墨”这个名儿。

“弄墨”二字，取之成语“舞文弄墨”。这个成语似无褒意，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过。他过江联吴抗曹舌战群儒时，曾训斥一位问他“治何经典”的严姓儒生，先摆出伊尹、子牙、张良等匡扶宇宙之才，然后言道：“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在孔明看来，“舞文弄墨”与“寻章摘句”并立，乃腐儒之为，是不能兴邦立事的。

过去“舞文弄墨”仅被扣上“腐儒”的帽子，后来就有所发展了。特别是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舞文弄墨”便成为灾难的同义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舞文弄墨”者大多没有好下场；少数人例



外，但最终也可说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至少，舞弄了一辈子，最后均成泡沫，连自己也不愿想曾留下什么“文”、什么“墨”了。

这话题可以写许多文章，不多说。我也并非想给“舞文弄墨”正名，只想说“舞文弄墨”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文”和“墨”与文化有关联，尤其是“墨”，属“文房四宝”之一，可以说没有黑亮的墨，就没有中国文化。据考古专家曰：中国人对墨的使用，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彩绘中，对墨已经有所使用。

因此，我们编了这套《弄墨丛书》。

若干年后，人们怎样来看待我们这批“弄墨”者呢？很难想象的。因为现在便有人弃笔墨而使用电脑了。然而，用中国笔墨留下的书法和绘画今天依然存在，并润泽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并无“匡扶宇宙”的宏愿，只是留下一批“弄墨”者的思想和劳作痕迹，如此而已。

希望读者从眼底的诗文书画中能嗅到中国独有的墨香，并企盼这股墨香能飘延到未来的世纪。

编者  
于庚辰早春二月

# 读刘二刚诗文书画有感(代序)

林木

我与二刚算是神交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对我国民族传统共同热爱的基础上的。在西化时髦得厉害的时代里，这种友谊和这种朋友也委实难得。只是我有些诧异，二刚作为《江苏画刊》编辑所编的东西颇为“前卫”，可自己的个人追求又极为传统，个中原因何在呢？最近收到二刚寄来他刚出版的《庙亭山随笔》和《刘二刚国画作品选辑》，才着实实地了解了这位我以为神交多年其实了解得并不够的朋友。

看了二刚的《庙亭山随笔》，读了他那些颇具深邃的哲理禅意的大白话，那些机智幽默的议论，随感而发平淡真切的诗词，我倒觉得，读过这么多书，对古典哲学、文学有如此

---

读刘二刚诗文书画有感(代序)

深厚修养的二刚似乎不该是画家，倒该是文人。二刚对古代画史画论也作了相当的研究，对我们传统绘画美学的把握也颇为深入与地道。纵观他的《随笔》，发现二刚着力更多的似乎倒是文学，不论是他的那些“杂谈”、“闲话”、“诗草”，其观察生活的别致细腻，行文之幽默、调侃，考证的广博精辟，立意的平淡趋远，文学味十足。光是那一两百首诗词，就非今天年轻辈所能为。他的画跋，虽为大白话，其中道玄禅机，也够让人揣摩体味的。这些诗文哲理，都是二刚平时观察体悟、长于思考的结果。二刚平时有随时记录思想的习惯，思绪中的一点火花，一点随感与杂想，都被记录下来，难怪他的《庙亭山随笔》那么丰富，读来或启人深思遐想，或让人忍俊不禁。而这点，倒十分像文学家或哲学家的习惯。

读二刚的文和画，一种思古与怀旧的情绪特别浓。中国的传统确实非常伟大，一般所见反传统者，大多对传统缺乏了解，精研传统之人而不爱传统者却罕见。二刚长期研究古代诗文、哲理与绘画，喜欢它们是理所当然。看二刚的书，不论是那颇为地道的诗词的古典味，还是那不时可见的文白相间的古雅文体，抑或是那引经据典的考证功夫，俨然一古夫子再世。有趣的是，读二刚的画，那憨态可掬的穿古袍子的古老老头儿差不多幅幅都有，恰如这位好古的二刚本人的化身一般。显然，心理的互补可能需要更深的因素。二刚自



己说：“因为生活曲折，所以画面求其空寂；因为时风浮华尚巧，所以画面求其拙朴；因为现代节奏加快，所以画面求其简约；因为人生有限，所以画面求其永恒。”还说：“社会越是现代化，人们的怀旧之情就越是增强。在现代生活中，返思古代素朴的生活，直入大自然的底蕴，正是现代艺术家逆反心理的表现。”这当然也就是二刚上班时编那些“现代”、“前卫”的东西后，回家非得画他的老头儿不可的原因，亦如笔者喝过咖啡之后非得喝点清香爽口的茶一样。当然，这与古人只有茶喝还是不同。

由于这种返朴归真远离现代喧嚣的倾向，二刚平日追求一种平淡、平常、素朴、自然的生活，不以名利为忧，反以心境平和为乐。喝茶、谈天、读书、作诗文书画都是他的人生乐趣所在。与有的人走“终南捷径”卖弄隐逸平淡的沽名不同，二刚在平淡乃至“贫淡”中生活，在平淡中思考。或许，也只有平淡或“贫淡”中才会生出二刚那些有趣的思想来，难怪他喜欢陶渊明。二刚对古朴自然生活的向往，有时甚至会发展到对某些“现代”因素的反感，例如他的《乘凉图》“家中虽有空调，不及外面舒服”的摇蒲扇躺凉椅的古老老头儿，倒并非什么怪癖，而是当代颇为典型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是另一角度另一性质的“现代”倾向，一如“绿色”在今天的走俏与时髦。有空调的老头儿与只有蒲扇的老头儿还是有区别

---

读刘二刚诗文书画有感(代序)



的，怀旧与复古也不同。

二刚喜欢思考。道禅的玄机，人生的哲理，生活中一时一事的意趣，他都能发现，也喜欢用诗词文章的方式去表达。“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表达思想更直接更准确更痛快，所以二刚喜欢文学。但二刚又喜欢画画，他的画自然就离不开他的哲学和文学，因此他的画也以这种长于思考和思想著称。人们喜欢他的“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的《相见无事》图，显然是因其中的人之常情。我喜欢他的《宝塔图》，“登塔也，一层一转，一转一境。闻有常人才至塔半，烦心已去。更上一层，名利渐空。及至塔顶，摩天接地，宠辱皆忘矣”。此登塔之理，亦人生之理。二刚的画，或叹哲理之悠深，或言人生之理趣，读来兴味盎然，然他的画却是绝对属于他的文意哲理的。现在的画家们多讲“自律”，讲绘画性，讲绘画的自身独立表现性，主张绘画对文学对哲学的独立；而二刚则不然，他喜欢传统文人画的诗画结合，非要诗、文与画的结合，因为他的画根本从属于他的思想，从属于他的文理。南宋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二刚应该属于这种“为人也多文”的人，他显然没有去管那种时髦的“自律”，他仅仅为了寻求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所以他要题跋。有人把二刚的画归入文人画一类。其实，当今人们了解的文人画传统主要是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是讲究笔

墨自身独立表现性，从董其昌、“四王”到吴昌硕，大多皆然，而对二刚来说，思想及其形象符号是主要的，笔墨的作用反倒次之。扬州八怪诗画结合很讲究，但其经世致用的入世乃至功利性观点与二刚超然淡泊的非功利观念也大不相同，其造型的严谨写实与二刚造型的虚简朴拙更是两码事。二刚的画倒有不少丰子恺漫画的影响。漫画以简洁的符号化的形象来表达某种思想或观念，构思的巧妙、形象的符号化乃至文字性的说明都是必要的，丰子恺的漫画即是如此，尽管也以笔墨宣纸为之，但不是文人画。二刚的画有漫画影响，但又不全是漫画，文人画的影响在，绘画性也浓。二刚书法不错，造型简古朴拙，符号性强，加上他的诗文功底再入其画，对表达自己来说，是颇充分的。二刚画的特色应该说是很鲜明的，一望便知，全国只此一家，这与他对民间画的造型与结构方式的汲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性的借鉴有关。我倒觉得，二刚绘画的风格在金农古拙的人物画与丰子恺的漫画之间。

二刚在自己的绘画中找到的是一种表达他自己的很独特也很有意思绘画语言，而且把自己表达得颇为充分。他不像谁，谁也不像他，亦如世界上谁也不像谁一样。二刚自题画，“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亦快哉”。艺术本来不就是纯粹自己个人的事么？二刚的画文多于画，这点与古代文人业余而画有相似，但此一时，彼一时，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文

人，不要分类而比，二刚的画也不能随意归类。还是二刚自己说得对，“理论家总想以一种格式给你定位，指出你是什么画家，他是什么画家，给你分门别类……自有自己的选择，并按照自己的选择画下去。”

的确，绘画能够是自我的、个人的就已经不错了，再分类不就是画蛇添足么？



# 目 录

《弄墨丛书》序 .....	1
读刘二刚诗文书画有感(代序) 林木 .....	3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小引 .....	1
先自报家门 .....	3
我看传统文化 .....	8
画种之选择 .....	27
读书在于应用 .....	22
笔墨无止境 .....	28
风格即是人 .....	34

## 题画跋语

题画跋语略说 .....	42
题画跋语(1996 ~ 1999 年) .....	45
自作联 .....	72

### 茶余闲话

茶余闲话	76
------	----

### 创作琐记

七十二记	130
游下龙湾	147
写写歇歇看看想想	152

### 未结束语

未结束语	156
------	-----

### 附录

#### 洗尽尘渣，独存孤迥

——读二刚的画 陈传席	158
简笔从容是二刚 王孟奇	162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 小 引



刘二刚

今天的绘画，是个没有英雄的时期。谁是英雄，见仁见智。且看笔墨之富，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照映，闪烁着不同的异彩。我尝作《毛笔颂》而歌之：

— — — —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大毛锥，小毛锥，  
不遇主人为无为？  
一朝发现藏三昧，鸿蒙出入见神微。  
锋颖索索走风雷，乾坤万象只一挥，  
五指八法意为最，力补造化斡天回。  
地球那半讶奇瑰。  
虚实浓淡、刚柔曲直，  
鹅管钢尖何处识？  
千金难得一根线，线归妙手手归笔。  
二王吴李今安在？新人新法说新规。

新法新规终归道，此中大道今归谁！  
旋又作《黑墨颂》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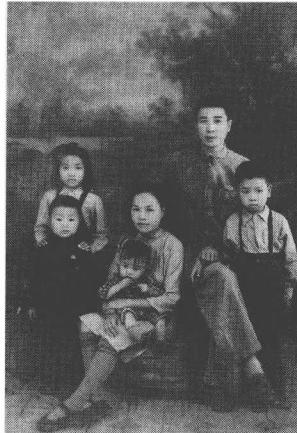
黑团团、墨团团，  
黑墨团中天地宽。  
光怪陆离任变幻，混沌开合是何年？  
滋味苦辣复甜酸，喜怒哀愁尙尔传。  
或曰：渴如焦、润如染。  
浓似漆、淡如烟。  
万象生其中，美丑静中参。  
计白守黑藏大千，损之又损真个玄。  
说梁楷、说米颠，石涛八大开生面。  
大浪淘沙行不舍，齐黄之后谁更前？  
墨磨磨墨妙难言。

笔墨因人而用，因人而活。各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认识的程度亦不同。或偏或正，贵在一个“真”字。然时风浮华，纵横浪言，隔靴搔痒，谁能触着画人之表里切实处？

我乃自学，如跛子骑瞎马。旅途漫漫，有些感受，只有自家甘苦。今蒙朋友所问，也写些出来，是耶？非耶？野狐禅耶？



# 先自报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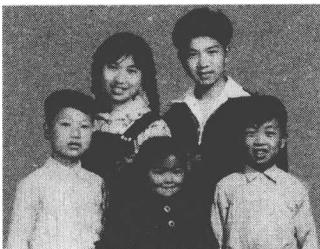
全家 1950 年合影(其时妹妹尚未出生)

我 1947 年 7 月大暑前 3 日辰时出生于镇江城内。属猪，起名二刚。因口木，大人又给起个小名“二呆”。

我兄弟姊妹五人，祖籍山东宁津县，世代都是农民。爷爷留把白胡子，思想守旧，在地方上颇有威望。父亲 20 多岁时离家，只身南下，当了军人，亦从文。他从小失去生母，性格孤倔。母亲操持家务，好劳心善，会种花，是江苏兴化百花洲花园主人的最小千金。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婆是个小脚，跟着我的一个和尚舅舅过活，每天烧香念佛。墙上的菩萨像和《六道轮回图》给我小时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两岁时见天上有飞机丢炸弹，总是吓得抱头往桌下躲。后来听到江边传来呜呜的汽笛声也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二刚兄弟姐妹五人 1960 年摄



害怕。3岁时见蓝天上飞起了和平鸽，阵阵银铃声使我向往。

画画于我，只是小时偶然，我曾用大人的香烟纸反过来学画火柴盒上的老渔翁钓鱼和京剧鬼脸，大人夸好，便愈来劲。在我家的那条巷子里有个画照相布景的人，我很羡慕他家有那么多的颜料。1958年，赶上“大跃进”，大街小巷到处画壁画。13岁的我，也向居委会要了一桶石灰，几盒“三花粉”，尽画些夸大吹牛的画。记得的有《坐在花生上打秋千》、《肥猪比象大》、《火箭赛月亮》等。觉得画画很好玩。

1959年，我辞学进了镇江美术公司当学徒。不要以为我怕上学，我在班上的成绩可是数一数二的；或是因家境困难，也不尽是，大概就是“缘”吧。这一步也决定了我今后以画画为生的道路。

起初，我在公司做的全是绘画的下手工作。在一个秋季的中午，一排高大的广告牌脚手架上，我缩着身子，啃着馒头，看守着架上的瓶瓶罐罐。一群比我大的孩子跑来，将颜料、油漆打翻，溅到四处。后来师傅罚我将10米高的竹梯扛回公司。这么一件小事，好像触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能做“上手”的。

我对数字的东西很迟钝，而对色彩、造型接受能力很强。很快，我就能独立绘制广告、布景、伟人像了。一日，我偷偷出来看电影，影片是《画家苏里科夫》，看后很激动，便开始注意《新观察》等杂志上介绍的苏联油画，又自做了一个油画